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仙俠五花劍 第二十九回 收寶劍十俠下仙山 吐霜九大娘開殺戒

話說陳雪貞見燕子飛跳下船頭，那岸上邊又飛下一個人來，幸喜不是子飛同黨，兩人各舉寶劍就在船上交手。雪貞看這個人有些勝不得子飛，急忙把船搖動，想要傍到岸灘，合同眾漁戶一齊拿賊。那與子飛交手的人，不是別個，乃文雲龍。自從虬髯公等追趕子飛墜水之後，因寶劍屍身沒有撈獲，心疑此人必定未死，回轉花家與眾仙俠計議。到了明日，共分十路找尋。雲龍乃是西路，尋了一天，杳無下落。得到晚上，經過灩澦灘邊，見泊著無數漁船，正在留心察看。恰好雪貞把芙蓉劍撇下水去，遠遠見一道劍光直奔水內。雲龍心下甚是詫異，只恨不諳水性，未敢造次。後見雪貞船上有一個人推入水中。雖然離岸尚遠，且在夜間看不出是否子飛，料著卻有幾分相象。又聽船中一聲喊叫，驚動眾漁戶個個起來，大呼：「拿賊！」始知果然子飛不錯，心中大喜。即在岸旁伏著，想俟眾漁人追他上岸，幫助拿他，子飛竟在水中拾起仙劍，殺死漁人，趕上岸來。雲龍心中大怒，一個飛燕出林之勢，追近子飛身旁，拔劍在手，正待砍他個猝不及防，無奈子飛身體靈便，那腳跟還未曾站定，飛身一跳，早又跳上漁船。雲龍此時性起，顧不得自己在水面之上從來沒有練過功夫，跟著他也是一跳，跳上船來，並不打話，揮劍便砍，卻被子飛連還數劍，削去鬚額，割落衣襟，只殺得氣喘噓噓，驚魂欲碎，及至雪貞將船搖動，船身顛簸，更是立腳不牢，勉強又鬥了四五個回合，虛砍一劍，向著岸上跳去。只因用力過猛了些，耳聽得撲通一聲，竟把那只小小漁船踏沉水內。雪貞、陳實同時翻下水去，子飛也跌入波心，雲龍跳踏實地。回頭見沉了漁船，恐雪貞與陳實有失，心中不忍，在岸上邊大喊：「救人！」誰知眾漁戶多已擺開，無人答應。雲龍只急得手足失措，眼看著波濤萬頃，無法可施。少停，見高灘三四丈外起陣水花，旋轉不已，愈旋愈近，疑是子飛，急忙掣劍在手，準備抵敵。及至攏岸，鑽出一個人來，卻是陳實，隨後雪貞也如凌波仙子一般，濕淋淋上岸來。雲龍大喜，急與陳實打話，尊聲：「老丈受驚，不妨事麼？」陳實沒有聽見，尚未回言。雪貞代他答道：「多蒙相公動問。我們身長漁家，素來習得水性，尚還不妨。不知相公貴姓大名，深感拔刀相助。」雲龍道：「俺文雲龍便是，奉裘善恩師之命，幫助山陰縣捕役花信之女珊珊，除暴安良，訪拿燕賊，爭奈水面之上，拿他不得，說也慚愧。不知此賊怎麼樣了？」陳實聞言，始把衣上的水略略擰乾，將雲龍仔細一看，回說：「原來是位相公，這惡賊被相公將船踏沉，跌入水中，不知去向。但想此灘水勢不深，此賊既能識得水性，諒來依然未死。不過如今天色將明，未必再敢在此登岸，必定泅往別處去了。老朽昨日不合偶動惻隱之心，誤救歹人，致有此禍，真是善門難開。」雲龍道：「原來老丈不知此賊來歷，昨日誤救了他，卻怎的今夜又被小姐推入水中？」雪貞臉上一紅，低頭不語，陳實把上項事說了一遍，又道：「可憐老朽只此一個孫女，現與惡賊結下冤仇，白天尚可。到了晚上，防他必要報復，還求相公想個主意。」雲龍聽罷，躊躇半晌，開口答道：「老丈放心，待俺回去稟知師尊，我們正要拿他，今晚一定有人到舟，與老丈及令孫女作伴，但恨寶舟已經傾覆，如之奈何？」雪貞道：「這卻不妨。這裡灩澦灘邊共有二百八十六號漁船，有大有小，有舊有新，皆是我們親戚故舊，今夜可惜一隻大些的船暫宿，待令師尊等到來，那只沉沒的小舟，停會兒可央眾漁翁設法撈起，修整好了，想來尚還用得，相公但請放心。」雲龍道：「既然這樣，是極妙了。但小姐與會祖渾身濕衣，必須趕緊換去，免得寒濕傷身。」口說著話，伸手向懷中摸出兩錠銀子，給與陳實，叫他上岸買衣，餘下的作為修理船隻之用，並囑晚上住在怎麼船中，船頭上點一小燈為記，免得人尋覓不到。陳實接了銀子，與雪貞感激萬分，連連道謝。雲龍回說：「休得如此，俺要去了。」別過二人，如飛回到花家。天色尚早，只有武剛守門。虬髯公等在外邊尋訪子飛，尚還未轉。等了片時，始一個個先後回來。雲龍把過燕子飛的事，從頭說了一遍，請眾仙俠今夜同到灩澦灘去協力拿人。黃衫客聞言，咋舌道：「照文賢姪說來，昨晚兩觸劍鋒，險遭不測。此賊有此利劍在手，今晚一同前去，無論漁船雖大，不能容這許多的人。即使容得下了，動起手來，俺與虬道兄、空空道兄、聶道姑、紅道姑，多可無俱。你們四人與花小姐在陸地上尚可勉強支持，若在水中，豈是那賊對手。倘然有怎差池，譬如昨夜的劍，幸虧偏了些些，否則何堪設想，思之令人寒心。眾位道兄、道姑，終須想一善策，先把此劍收掉，方可並力拿他。不知那位有怎高見？」虬髯公道：「此事多是空空道兄誤傳吐納所致。如今我們五個人的劍術，與他多已無甚高低，再有何人能收此劍，看來真是費事。」空空兒聽得虬髯公又來發話責備，無言可答，呆了片時。忽然想起：「這五花劍是公孫大娘煉成的，下山之時但向大娘問得用訣，沒有問得有無解訣，或者另有克制他的法兒，也未可知。必須往飛雲山求公孫大娘，定能濟事。」因向虬髯公道：「虬道兄屢次見責，果然不錯。無如事已如此，俺也悔之莫及。俺想這五花劍本為公孫道姑之物，道姑既煉此劍，難道竟無破劍法兒。俺願今日到飛雲山一行，懇求道姑下山，收回仙劍，共滅那廝，未知眾位道兄、道姑意下若何？」黃衫客聽罷，撫掌道：「空空道兄言之有理，怎的貧道等想不起這劍主人來。此劍既是公孫道姑所煉，諒來道姑必有妙法收回，道兄何不就此前去，求他早日下山。」聶隱娘道：「話雖如此，飛雲山離下界甚遙。空空道兄若果前去，至少也有三五日耽擱，那賊既與陳雪貞結下宿嫌，這三五夜中豈能容得，只怕定要暗中報復。我們豈可不去救他，也須預行定個計較。」紅線道：「愚妹不才，願往灩澦灘一走。」黃衫客道：「空空道兄既往飛雲山去，俺們在此閒著無事。紅道姑何妨與聶道姑一同到灩澦灘去，尋見陳實漁船，暫與雪貞作伴，俺們同在灘邊暗地巡邏，此賊若來，倘然拿得住他，那時大娘下山，交還仙劍，不必大娘動手，豈不甚好。若仍拿他不住，再待大娘到來不遲。」空空兒道：「黃道兄佈置得最是周密，俺決計就往飛雲山去也。」於是辭別眾仙俠、駕起劍光，無分晝夜，直奔飛雲山而行。

這裡黃衫客等得到晚間，果然同至灩澦灘邊尋覓陳實漁船，好得雲龍吩咐雪貞在船頭上掛一漁燈為記，甚易辨別。眾仙俠無須動問旁人，只看船頭有無燈火。走過了一百多號漁船，始見有只半舊大船，在頭艙門之外點有一盞紙糊小燈，泊得離岸甚遠。雲龍料定是了，稟知紅線、隱娘，一躍上船。雪貞尚還未睡，因船中漁具多已失掉，獨自一人在燈下結網，端整明日捕魚。見半空中落下三個人來，嚇了一跳，將身急向船中躲避，低低的同一聲：「是怎麼人？」雲龍答道：「陳小姐休得驚慌，俺文雲龍與聶道姑、紅道姑在此，待來保護小姐與令祖性命。」雪貞聽罷，喜出望外，忙把陳實喚醒，同至船頭，參見過了，始邀紅線、隱娘進艙。陳實陪著雲龍在船頭坐下。雲龍舉眼看這漁船，比昨夜沉掉的那只小船約有一倍多大，船艙中可容得四五個人，船頭上若將蘆柵卸下，尚可施展拳腳。因令陳實竟將蘆席捲去，預備交手地步。部署已定，問陳實：「那只沉下水去的小船可曾撈起，有無大損？」陳實答稱：「已經撈獲，無甚損傷。現在岸上略加修理，兩三日後便可下水。」雲龍道：「這卻還好。」二人講了許久的話。雲龍令陳實於今晚起暫在後艙安歇，自己因與雪貞避男女之嫌，沉子飛若來自分不是他的對手，故此別過隱娘、紅線，跳上岸去尋找虬髯公等，暗暗在灘上邊往來巡察。

豈知第一夜子飛沒有訪到信息，未曾到船。第二日始被他探知下落，於三鼓後到船下手，怎禁得紅線、隱娘十分利害，在船上邊惡鬥一場。子飛休想勝得二仙，覺水而逃。第三夜，子飛伏在水中，用雷公鑿想把船底鑿沉，卻被紅線聽得水底隱隱有丁丁之聲，下水察看，把他驚走。第四夜在岸灘上邊暗祭飛劍，要傷雪貞和船上人性命，不料劍光起處，被虬髯公、黃衫客瞧見，各祭飛劍抵住。雷一鳴、文三龍、白素雲、薛飛霞、花珊珊多來幫著拿人。珊珊手中持的兵刃，乃借文雲龍定聘薛飛霞的那把幡龍寶劍，比從前所用倭刀不同，舞動時也覺光芒射目。子飛認做他也得了仙劍護身，心上好不詫異。在岸灘邊混鬥了半夜，自知寡不敵眾，仍駕劍遁而逃，黃衫客等並不追趕，由他自去。防是追得急了，倘然遠走高飛，尋他反甚費事。光陰易過，一連七日，燕子飛每夜尋仇，竟有百折不回之勢。空空兒尚未回來，眾仙俠個個焦悶。

原來空空兒自從駕著劍光，風馳電掣的奔至飛雲山中，叩見了公孫大娘。把誤收燕子飛為徒，刻下造惡多端，自己痛責自己的話述了一遍。次說仙劍利害，眾仙俠無能為力，要求大娘下山。公孫大娘道：「當初眾劍仙取劍之時，愚妹曾經諄囑，不可誤授匪人，這芙蓉劍更甚了得，誰知今竟鬧出事來，又竟是芙蓉劍，此劍非鋼非鐵，破他甚難。尚幸愚妹現煉的霜鏢丸，共需三百六十一天功候，已煉了三百五十八天，只須再待三日便可成功。這劍丸乃取百花上所受之霜，積而為液，和以鉛汞，鍛鍊而成。五花劍乃

第一瓣落花之精鑄成，取其肅殺，芙蓉亦然。百花經霜而凋，以霜鏢九破五花劍，實有天然相剋之理。燕子飛既然倚恃仙劍，如此橫行，說不得須下山一遭，與眾劍仙同為世間除害。不過須請稍待三天，方可同去。」空空兒見大娘允了，且不十二分抱怨於他，心上甚是感激，諾諾連聲而退。又往各處報知崑崙摩勒、古押衙、精精兒、荊十三娘四位劍仙，也要求他們一同下山。四劍仙異口同聲，多願前往。三天已過，到第四日，大娘劍功圓滿，邀齊空空兒、古押衙等眾劍仙，在山頂上設著香案祭過，試用一回，但覺揮動時滿山草木直搖。劍風掠過，遠遠的多落下許多葉來。那劍鋒之利，可想而知。眾劍仙個個稱贊。大娘也甚得意。舞罷之後，把手一招，喝一聲：「止！」這劍飛至掌中，一個盤旋，化成一粒劍丸，約有龍眼大小，動也不動，大娘納入口中。空空兒道：「難為道姑，不惜苦功煉此利劍，真是人間第一，世上無雙。我等紫電諸劍，安得如此妙用。但不知道姑於何日下山？」大娘道：「燕子飛似此造孽，豈可片刻容他。愚妹有言在先，請道兄稍待三天，為的是劍功未滿。如今劍已好了，就是今日下山何妨。」空空兒道：「如此最妙。敢屈眾位道兄、道姑就此一同跋涉一遭，俺空空兒當面謝過。」遂向眾劍仙一一稽首。眾仙還禮不迭，多說：「除暴安良，此是我等分內之事，道兄何必如此，我等說去就去。」公孫大娘遂吩咐弟子李十二娘與侍女英英謹守洞府，自己偕空空兒等六位劍仙共駕劍光，立刻往下界山陰而去。

在路並無耽擱，不消三日，已到山陰。由空空兒領至花家，遇見武剛，動問去後各事。武剛把燕子飛屢向陳雪貞船上尋仇，被黃衫客等殺退的話，細細述了一遍。又道：「前昨兩夜卻沒有來，不知又往那裡去了。縣中的方太爺因緝捕限期，展了又展，幸虧是個清如水明如鏡的好官，曉得此案棘手，從來並沒比責。昨日已展第五次限期，曾傳花家小姐上堂面諭：『此次如再不能將兇犯拿獲，下次堂回，萬難再請展限。』聲色懼厲。花小姐見太爺動怒，因將眾位道長、道姑與各劍俠現在幫助捉拿之事，一一稟知。方太爺初猶不信，說：『古人《劍俠傳》上雖然說有此等異人，大半多是文人寓言。何況即有其人，燕子飛有何等本領，劍仙尚且拿他不得，分明一派胡言。』後查灤瀕灘漁船上，有被燕子飛在水中殺傷人命報驗一案，實因捉拿劇賊燕子飛而起，太爺曾往勘驗，眾漁人異口同聲，多說：『是晚多虧義士文雲龍幫助踏沉陳實漁船，子飛又墜水而逃。那文雲龍乃劍俠裘善之徒，到了明晚，雲龍偕同男婦劍俠多人至陳實船中守拿子飛，無如此賊本領高強，以致未曾拿住。』眾供確鑿，有案為憑，乃令花小姐特請虬道長與文劍俠進衙問話。道長雖仍不露真名，托稱姓裘，名善。方太爺動回之下，十分敬重，親托道長與文劍俠務助花小姐成功，日後自當圖報。虬道長應允而回。只因那賊兩夜未來，故黃道長與文、雷、白、薛四劍俠並花小姐，分道向灤瀕灘左右前後打探蹤跡而去。道長等來得正好，想各仙俠傍晚必回，可以商議行事。」空空兒點了點頭，吩咐武剛自去。

公孫大娘等同至客堂稍歇，看看天交下午，虬髯公等先後回來，見過大娘，又與崑崙摩勒等相見，文、雷、白、薛四人也多一一叩見過了。眾仙俠端詳一過，多說：「真是後起之秀，不枉各道兄、道姑下凡一場。」黃衫客等不免謙遜幾句。言談有頃，公孫大娘問：「可曾打聽得燕子飛現在何方，今晚便可並力拿他。」文雲龍道：「弟子訪聞此賊，現在灤瀕灘東首三里之遙一個潮神廟中，不知這兩夜因怎沒有出來。」黃衫客沉吟道：「那廝既仍逗留左近，卻又兩夜沒有出來，必在那裡盤算怎麼毒計，欲思暗算我們也未可知。今夜要去拿他，好在眾仙俠多已會齊，必須分半往拿。一半仍往陳雪貞船守護，方可萬無一失，切莫中了那廝暗計。」公孫大娘回言稱是，遂各彼此定議。虬髯公、黃衫客、雷一鳴、白素雲、薛飛霞、花珊瑚仍伏灘上，紅線、隱娘依舊上船保護，公孫大娘、空空兒、古押衙、崑崙摩勒、精精兒、荊十三娘、文雲龍同往潮神廟去。武剛帶領捕役四處哨探接應。

計議已定，時已黃昏，大家分道起身。正是：

江上鯨鯢同奮武，穴中螻蟻怎逃生？

要知燕子飛如何就擒，這部《五花劍》如何結局？再看下回分解。